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舍



張氏藏

登

燄

下

二

閑

爾

福

一

爾

豐

下

閑

鐙下閑談序并目錄

李太尉鎮蜀日巡盜官韋絢編戎幕閑談冀釋其所聞用資
談話洎余鐙下與二三知己談對外話近代異事與生左子
華謂余曰可錄之以示諸友得之於信厚之士者方筆錄之
離成二卷目爲鐙下閑談亦類乎戎幕閑談云耳

卷上

榕樹精靈

桃花障子

鯉魚變女

松作人語

神倦雪冤

墜井得道

政及鬼神

棄官遇仙

負債作馬

掠剩大夫

卷下

驛宿遇精

湘妃神會

升斗得仙

行者雪怨

金一 月言月金
獵豬遇仙 夢與神交 易卦知僧 代民納稅

僧曾作虎 神索旌旗

館閣書目載鐙下閑談二卷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
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鐙下閑談卷上

榕樹精靈

桂林幕吏穆師言美風姿屬文詞善知音律好游賞中元節
夜點高鐙排百戲於府之西門師言因觀游獨行青蘿帳內
樹柯交蔭長衢乎爲青蘿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
衣服翠冠珠珥徘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
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
無他欲觀鐙耳復言曰觀鐙常事何妨略過弊止況別有奇
異鐙燭師言疑女子夙日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張鐙
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帷幄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語女曰運
偶時來乃是宿分女乃邀並坐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

免早來何似莫開眼覷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女曰三代祖藻詞林重德翰苑名流月裏高枝記曾折矣室中溫樹未省言之但抱端貞豈慙松竹方當直上之拜寧防委地之虞詢制言詞遂遭謗鑠乃至摘伐不返木革荏苒流泉飄然三代妾承蔭育不識風霜惟慕高才虛心久矣幸逢觀看得接光容言訖師言盡不曉之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漏促請姊與穆郎同畢合巹諸姝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有一女子吟曰團圓今夕色珍暉結了同心翠帶垂此後莫交塵點染年他長照歲寒姿復一女子上雙瑠璃杯亦吟

曰良宵織女會牽牛瓊液成雙預獻酬枝葉相連無替改願
同松竹保千秋復一女褰帳詩曰揉藍綠色麴塵開靜見三
星入坐來桂影已圓攀折後願移長作棟梁材諸女辭去師
言與女接歡覺困少寐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燭詩一
首珠露素中書青羅帳裏寄鴛鴦自憐孤影清秋夕沾
灑徘徊光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光移刻二女
相呼曰恐逼曉看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相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游略無暫舍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
別卒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
生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爾流涕相別
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玩弄何積年塵黷物嗅之自以爲香

他人聞之卽穢氣也生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
此事穆與儕驚懼復往舊所諸女屋宇俱亡矣翌日穆與儕
尋夜來會遇之處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鐙燼酒痕尙在
穆因省女所敘三代之事遂聞公府張珩尙書伐去此樹樹
下汁如血色自後遂絕精靈耳

桃花障子

盧相國商處子性清淡孤高不喜繁雜相國憐之慙寄冠裳
朝昏閑習於步虛宴席倦聞於音樂一夕女子方掩戶和衣
假寐忽有一物自窗而入覺身隨此物而出窗乘虛而行不
知幾里到一家見一眇目道士雙環青衣來云見備盤餚陳
設令青衣持緘如召賓客未頃青衣有異香氤氲入戶俄見

一美丈夫美女人寶冠霞帔跨鳳乘鸞自空而至揖道士曰
自從炎漢陵夷飛杯拜遇今一見將近千年蓬島幾積遨
游之夢塵寰謫滿應多喜會深愜乃懷道士曰伏自信絕蓬
瀛謫居塵世七百年內履歷人間只思賣卜燒丹但功矜孤
卹寡立功上達睿澤下流范陽佳人夙契盟約奏回上帝命
批依答又以今來謫限將滿旣離鄜閨特此容邀遂揖環坐
舉杯命饌語笑數巡道士曰今宵佳會況遇天人好賦篇章
以代絃管頃刻道士命牋毫書云鵲羽橋成星斗連何須攜
室下遙天來逢蓬華當諸夜共綴詞華染素牋霓帔豈勞施
紛藻寶冠猶更貼花鈿人間限滿離塵土卽俟瑤階廁列仙
道士執酒少年亦濡染云乘鸞跨鳳下崑崙正值三星影入

門銀燭高低攢寶帳綵牋交互勸瑤尊藥靈許向人閒說易
妙期於象外論休憶當年陪孟德繞梁爭看酒杯翻詩畢酒
罷夜闌二少年謂曰且請道士與盧小娘子見親須臾數青
衣擁入帳中青衣與女子卸衣服插釵道士亦解衣欲敘魚
水之意女子初違拒不允青衣謂曰小娘子勿請辭免乃道
士與娘子萬億年之契分非今日偶然也女子因從道士之
情半餘月日女子自後稍覺清健一夕女子問道士曰嘗聞
道家去大情欲何故誣說也道士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縕萬
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蓋仙
家離乎人也女子曰然則女當有孕乎道士曰有之矣
至曉卻歸室中女竟未省所由一旦相國與夫人坐次見女

子舉止似非室女驚見如此遂令嫺母竊視之是夕初見寢
寐初更後寂無喘息揭其幃帳不知所之至曉帳中儼然安
寢遂告夫人夫人詢之具告此事夫人白於相國相國曰我
女處性澹泊必遇神仙詰其所往有何室宇驗之女曰室宇
尋常記有夾竹桃花障子當堂北壁而挂畫工實佳耳相國
曰今夕去時以鍼度綫於帳子之上女乃依言記志相公翌
日晨起處分兩街使徧於兩市內有夾竹桃花障子可借千
條仍須各題坊巷姓名至午閒供到八百餘條宛然有鍼度
綫處劄題云通化坊賣藥道士左元放障子相國急遣左右
密往而召之慎勿驚動旣見相公命入坐敘酒饌去左右欲
啟露前事道士飲酒訖將杯擲於梁上杯翻宛轉相公仰視

俄失道士歸宅尋小娘子亦不知所在尋訪累年寂無蹤由
矣

鯉魚變女

朱相國朴未仕日江淮兵革之後往苒鍾陵隸於軍幕之中
假以倅戎之職手不釋卷口無妄言一旦途中遇一道士曰
觀君之雙目光淨射人耳且小而輪郭聳貼非凡俗之類也
豈宜久在塵泥也能隨吾入廬山爲學必取人間重祿遂解
職陳師事之禮從焉因近山腳臨池構一茅屋經年屏縱略
無人知一夕天地廓清月色如晝因臨階所誦毛詩忽聞有
人輟履而來睇之一女子自池畔徐徐而來衣翠綠爛斑之
衣揖朴曰妾守空閨不知幾更寒暑久聞君子閑淡孤高杜

絕人世矣妾雖弊舍咫尺竟不敢略接風標聞君子誦南有
嘉魚之什深動賤妾之意徘徊數回不覺吟詠而來儻若不
阻微誠但願永奉箕箒朴揖而對曰余脫跡塵泥苦心好學
俾夜作晝息慮忘形不識鉛華罔知會遇便希他適不更此
來女子泣而言曰可不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讀詩豈拒其
義也朴應曰我壯年未立博學無聞遁跡蓬蒿何堪如是願
小娘子且歸朴定無他婚俟朴學優而仕日當以禮相納耳
女子曰妾非庸氏族本王侯幸覩清風故來匹敵蒙君見阻
大是慙人若得際君恩之後何患乎妾家無官矣朴曰休更
妄言再三相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女子見朴情似怒吟詩
一章曰知君見積池塘夢遣我方思變動來操執若同顏叔

子今宵寧免淚盈顙吟畢曰觀君心堅氣壯神爽清高今能不遂邪心他後必操斷柄卽拜而去又吟曰但持冰潔心不識風霜警任是懷禮容無人顧形影朴慮其深夜有魔寐之事乃入室取劍急逐之至池側一揮而落水明且視之池中見鯉魚三尺而爲兩段耳朴後徙於別所

松作人語

賈松先輩字夢得未仕進時多寄寓於湘浦之間乾寧歲中因游宜春陟楊歧遇僧齊已虛中韋洵美唐棗二秀才同寄於水心寺僧浩然房是僧藏書千卷松因循息此地踰兩稔與諸公吟詠讀書而已松耳順之年未遂身名一旦有僧相謂曰足下何須苦於篇章況鬢髮星星名利碌碌縱得卑官

薄宦何如養志存神貧僧曾遇至人傳其大藥須去羅浮配
合難得奇人子骨貌非凡舉止異俗能同吾往羅浮山去否
至藥若成必有分惠便當朱陵脫質紫府標名取舍之間試
爲思忖因成二十字贈松云嵯峨山上石歲歲色常新若使
盡成寶誰爲知己人松乃諾之遂同入羅浮三年守眞丹竈
藥旣無成吟且不廢因夜靠松瞑目吟曰白髮不由已如是
數四至於中夜忽聞松上應聲曰黃金留待誰松乃大驚駭
復應曰松居此三年未嘗遭遇旣聞詞句不並凡常願述因
由以解疑誤俄聞松上曰夫人年少當苦節希名營身子乃
日暮頽光何須勞形役思松乃啟曰亦自知老歲矣所吟篇
什不叨利名貴希範時流規刺王室使名不朽雖歿猶生復